

文化 溯源

## 寻绎宋代文人的陈州印记

冯剑星

如果你想写陈州就不能只去写春二月庙会的繁盛壮观，也不能只写夏六月湖上无数荷花的妖媚清华，也不能只写秋九月的古柏灵雨、羲陵幽古的邃密神秘，或许，你要写伏羲一画开天的文明之光，也要写《诗经》“子之汤兮，宛丘之上兮”的巫风之舞，也要写黑夫、惊于秦攻楚前夕，在写给家人信中“室弗遗，即死矣，急急急”的无助哀鸣，抑或是李白在《麓山寺碑》题署“前陈州刺史”的恨恨之情、李白在《上李邕》诗中“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”的不平之愤、苏轼兄弟离别之际所吟“惊尘急雪满貂裘，泪洒东风别宛丘”的诸多怅望。但千秋以来，一泓好大的湖水，淹没了无数的风流，也澄清了无数的烟云变幻。这些，都被时间遗落在那片鸥鹭忘机的湖光之中，看得见，也看不见，想得起来，也想不起来。这就是不同时期的陈州，不同人眼里的陈州，也是在流光消磨中不一样的陈州。陈州何处？在文字的记忆里，也在历史的尘埃中，我们触手可及，却又只能遗想千古、神游其间。如许风流，可为笔墨之资。

看，又是傍晚时分，一叶扁舟，吹着蔡河的晚风缓缓驶来，燥热让人心情不佳，苏轼在船头却一路吟咏不断，愉快地写了一组小诗。这是他看到船上有人所题组诗，自己步韵唱和而作：

出都来陈，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，不知何人，有感于余心者，聊为和之。

其一

蛙鸣青草泊，蝉噪垂杨浦。  
吾行亦偶然，及此新过雨。

其二

鸟乐忘罟，鱼乐忘钩饵。  
何必择所安，滔滔天下是。

其三

烟火动村落，晨光尚熹微。  
田园处处好，渊明胡不归。

其四

我行无疾徐，轻楫信溶漾。  
船留村市闹，闸发寒波涨。

其五

舟人苦炎热，宿此乔木湾。  
清月未及上，黑云如颓山。

其六

万窍号地籁，冲风散天池。  
喧豗瞬息间，还挂斗与箕。

其七

颍水非汉水，亦作蒲萄绿。  
恨无襄阳儿，令唱铜鞮曲。

其八

我诗虽云拙，心平声韵和。  
年来烦恼尽，古井无由波。

这是北宋熙宁四年(1071年)7月，此时距宋初山水巨匠李成醉死陈州已经过去了104年，距北宋名臣张咏死于陈州已经过去了56年，距北宋名将狄青死陈州仅仅有14年。苏轼不知道的是，8年后，他的表兄文与可(文同字)在赴任湖州路上，也将客死在这里。后来，他写文章说“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，与可没于陈州。是岁七月七日，予在湖州曝书画，见此竹，废卷而哭失声”，道出胸中多少哀伤和叹惋。

当然，苏轼来到陈州，除了见到诸多亲友师长，还遇到一位很重要的人物，那就是张耒。张耒的外祖父李宗易本是陈州土著，与苏轼兄弟早有交谊，此次引张耒相见，本属情理之中。此时17岁的张耒已经写出了名篇《函关赋》，传颂于陈州的街头巷尾。34岁的苏轼更是不负天下之所望，俨然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代文宗。此次相见过程想必是很融洽欢娱的。后来苏轼给张耒写信，称赞张耒的文章和苏辙文章风格酷似，鼓励他说：“惠示文编，三复感叹。甚矣，君之似子由也。子由之文实胜仆，而世俗不知，乃以为不如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，其文如

其为人，故汪洋澹泊，有一唱三叹之声，而其秀杰之气，终不可没。”或许一生处置下僚的张耒，能得到苏轼如此眷顾，当为一生之大幸，后能成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也是因缘际会于此。

纵观张耒的一生，因《函关赋》成名于陈州，17岁际遇苏轼兄弟也在此，后宦游飘零，萍踪四海，晚年竟然也病逝于陈州。不得不说是围着陈州转了一个大圈，最后又回到了这里。晚年的张耒应该是个胖乎乎且风度翩翩的老头，黄庭坚一直取笑他是“肥仙”，说他“形模弥勒一布袋，文字江河万古流”。此时他故交大半俱已零落，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等人早已作古，老来知己，唯有斜阳，凭吊叹息，只剩湖光。他游遍陈州各个角落，或许也曾多次寻觅凭吊苏轼兄弟的踪迹。飞鸿雪泥，物是人非。幸何如之？痛何如之？他写诗说：“庭户无人秋月明，夜霜欲落气先清。梧桐真不甘衰谢，数叶迎风尚有声。”好一个“数叶迎风尚有声”，这大概就是张耒晚年的孤寂和悲凉，一如梧桐秋叶，好作秋声之叹。

张耒在有宋一代，自然不得范仲淹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欧阳修等巨公的千秋功业，也不可追拟苏轼、苏辙、柳永、李清照乃至曾巩的文章光芒，就是和同样是“苏门四学士”的黄庭坚、秦观比起来，也是逊色多矣。他的角色一直是被人偶然想起却不能被人觉得有甚光芒的人物，也不是可有可无，也不是只能拿来凑数，反正就是“个性不明显，成就不突出，风格不张扬，气度不惊人”的存在。但在当时的文坛，张耒确实是孤傲了多年，张扬了一把。如他听闻苏轼在海南遇赦得回，渴望苏轼回来能遭遇明君，匡时救世。不想船至常州，苏轼病逝。张耒于颍州举哀痛悼，竟触怒了于有司。《清波杂志》载：“张耒知颍州，闻坡卒，出已俸于荐福禅寺修供，以致师尊之哀。乃遭论列，责授房州别驾，黄州安置。”崇宁元年(1102年)他被贬为房州别驾，安置于黄州。作为逐臣，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，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，故他自号为“柯山”，一如当年贬谪黄州，号“东坡”的苏轼一样。在柯山脚下，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，两人彼此安慰，相濡以沫，诗酒唱和。

晚年的张耒贫病窘困，生活艰难，他给苏辙写信说：“肉似闻韵客，斋如持律徒。女寒愁粉黛，男窘补衣裾。已病药三暴，辞贫饭一盂。长瓶卧墙角，短褐倒天吴。宵寐衾铺铁，晨炊火数珠。”身患严重的痛风，但他非常喜欢吃螃蟹，而且酒量之大，罕有敌手。《梁溪漫志》载：“张文潜(张耒字)好食蟹。晚年苦风痹，然嗜蟹如故，至剔其肉，满贮巨杯而食之。”恐怕陈州文坛当时必推张耒为第一，“士人就学者众，分日载酒肴饮食之”，每次宴饮，坐在中间的张耒一定会一边大快朵颐地手持蟹螯，一边滔滔不绝地讲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东坡、苏辙、晁补之、黄庭坚等已故名流的各种段子给大家，一时满座皆欢，哄堂大笑，直至大醉，这时有人扶着大腹便便的张耒，慢悠悠地一瘸一拐地离开。他还会回头来一句：“想听老夫讲段子，下次还请我吃螃蟹。”张耒的“善谑”和雄辩是出了名的，晁补之说他：“听君雄辩神扬扬，却思得一愁十亡。”他也曾当众开秦观的玩笑，引得大家为之绝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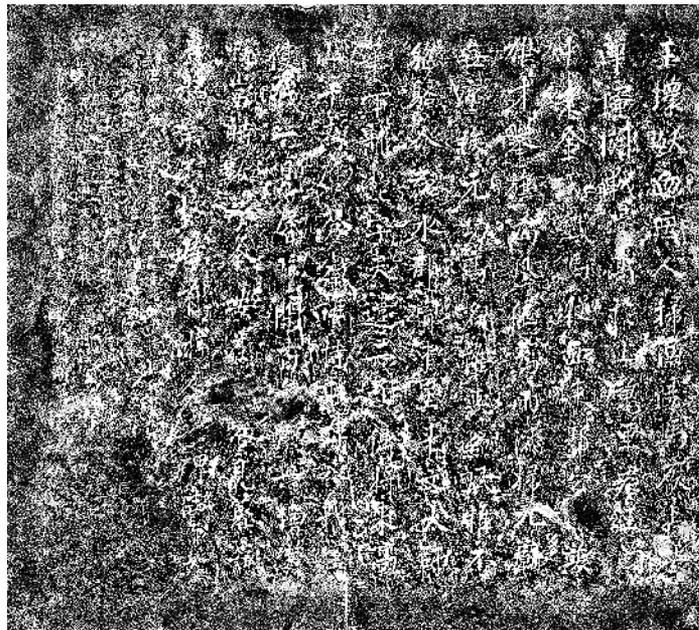
《宋史》本传也说张耒至晚年，诗风益务平淡，效白居易体，乐府效张籍。其实，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有一股郁郁不平之气，在笔墨之间鼓荡。能入苏东坡眼的人，诗文肯定是当时一流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朱熹对张耒的诗很是推崇，说他的诗“好处亦是绝好”。特别是咏古之作，每出匠心，反用人意，更作新声。

浯溪位于湖南省祁阳县西湘江边上。唐代诗人元结爱其山水胜异，卜居

此地，命其曰“浯溪”。公元761年，元结作《大唐中兴颂》，并请当时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写成楷书镌刻于江边崖上，字大如斗，骨力雄健，点画英气，不可端倪，壮江山之声色也甚。此颂碑对后世影响极大。黄庭坚题诗有《书摩崖碑后》云：“断崖苍藓对立久，冻雨为洗前朝悲。”极力赞颂此摩崖之壮观气象。晚年的张耒未到过浯溪，应该有人赠送摩崖拓本求诗，故才挥毫珠玉，题咏成篇。后人将张耒手迹也刊刻于摩崖之上，与黄庭坚所书对应，两者同为绝唱。明代陈宏绪评此二诗：“奇气横溢，尝鼎一脔，已知为驼峰麟脯矣。”

张耒雁行宋代名家之间，不特以书法名世，至于他擅长画马，更是罕有人知。元祐元年(1086年)11月，张耒、黄庭坚、晁补之等人夜会于苏轼府上，翻倒几案，从篋筒中搜出谪居黄州时醉书《黄泥坂词》手稿，“文潜喜甚，手录一本遗余，持原本去”。张耒贬官黄州，曾向潘大临借“备正书行草数体”的《东坡书卷》，后竟自秘不还，可见其狡黠可爱之处，也可见其痴迷东坡之书，以至于不择手段。岳珂《张文潜九华帖赞》中称张耒书法：“结字小而密，气放以逸；措意婉而妍，神闭以全。公固不以书名，盖无一而非天。然则汪洋澹泊，一唱三叹，考之东坡先生之言，盖不特公之文为然也。”洪适《跋曾仲躬所藏张文潜草书》：“张右史文名满天下，而后之人不知其能书。观此墨妙，真可以藏之十袭。”元人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云：“张耒草书，飘逸可观。”于此可见，张耒不仅擅长书法，更是个中高手，非泛泛之辈，其书佳处，亦可抗手宋代诸名家。此张耒《读中兴碑》诗刻拓本，行楷，11行，无题，无款跋。《浯溪志》《湖湘碑刻·浯溪卷》据胡仔所撰标题，并补款跋“张耒文潜、秦观少游书”。石刻后有“正德丙寅十月甲子，予奉命安南国，道浯溪”楷书小字5行，磨泐不清。此碑风雨侵蚀，患漫不清之处甚多。但从整体来看用笔精熟，结字疏俊娴雅，深合宋人书风写意之趣。若推断为张耒晚年之精品力作，亦无可。仅此孤本传世，尤为可贵。此诗刻或可见张耒晚年赋闲陈州，虽在穷巷陋室之中，然一觴一咏，怀古悼今，斯人尤其是可想，斯乐尤其是可知。

历史在无限繁华后则转瞬烟消云散，在波涛滚滚后是一片寂静安详。今天，我们在淮阳再也寻觅不到关于苏轼、苏辙、张耒、李成、文同，以及李白、李邕、黑夫、惊等人物的踪迹行藏。到过的人、发生的事、消逝的作品和陈州一样，都被失落在历史的尘埃里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们会在典籍、碑帖、画卷中再次看到鲜活的他们。相见之下，两者会相视一笑，犹如东湖之水，清澈隽永，深沉含蓄，让人叹息莫名。



张耒《读中兴碑》拓片